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七

產業部三 市 市儈 互市 貨殖附 商賈 抑商 市籍附 百工 考課 奇巧 材木 膠皮附

市一

增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原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又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滌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

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云也又市巷謂之闤市門謂之闠巷門謂之閎市中空地謂之廛見鄭玄周禮注一云市宅也市樓謂之旗亭張衡西京賦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云市樓立亭於上其市名有九市四市三市三輔舊事曰長安有九市丹陽記曰京師有四市洛陽記曰洛陽有三市一云周禮日昃朝夕之市則三市方市見三輔黃圖金市洛陽記云金市在大城中苑市鬬場市丹陽記曰苑城市謂之苑陵於陵有鬬場市都市列仙傳云元俗賣藥于都市京市見王肅景福殿賦增又有花市山堂肆考云揚州人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焉香市述異記南方有香市虛市南越謂野市曰虛吳賢良云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

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 宋蘇軾云

市柳子厚童區寄傳適四十里至虛所賣之 海市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以不見為恨乃禱于神廟明日見焉 婦市 風俗志惠州之俗婦

女為市男子坐家

亥市 荆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之亥市 原易繫辭云神農氏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噬嗑卦名也言設法以合物也 一曰祝融作市 見世本宋均注曰祝

融顓頊臣為高辛氏火正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增詩曰不績

其麻市也婆娑 書曰貿遷有無化居 原周禮建國

後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財出度量 建國必面

朝而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平以商賈阜財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儥徵召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也司農云質劑月平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又曰司虣掌禁屬游飲食于市者司稽掌巡市察其犯與不物者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

名相近者相遠也　增又曰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禮王制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

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左傳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對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

原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增又曰玉櫝出于崑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傳賣于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越絶書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在湖里　越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隋書曰天弁九

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　原老子曰美言可以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增管子曰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　原魯連子曰孟嘗君逐于齊譚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

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　增論語比考讖曰從善繹繹襁負而歸市

桓譚新論曰扶風邠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人有會日相與夜市如不為期則有重灾害　西京雜記曰長安市人語各有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通名市語　三輔黄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數百行而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

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樹下　原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兹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乃來靡服非畏威懐德實欲中國珍異之貨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宫西大城内　運命論曰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　增隋唐嘉話曰洛陽南市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冢中有銘

曰莁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魏黄初二年也　唐六典曰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又曰諸市令建標立候陳器辨物　宋耐得翁古杭夢游錄曰自大内和寧門外新路南北寶玉珍異花果時新鮮味奇品悉集於此其夜市則撲賣奇巧器皿百物與日間無異其早市則朝馬將動復起開張如遇元宵尤盛排門私貨民居作肆觀玩鱗次不可勝記蘇軾曰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　續文獻通考曰遼

聖宗統和中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　又太祖
神冊中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又曰太祖置
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中置看樓分南北市日中交易
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又曰金章宗昌明中詔罷西
北路蝦蟇山市場　又曰天德二年更市買司為市買
局　又曰元世祖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
帛諸物　虞集文曰徑寸之珠不粥于三家之市　續
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中立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

街市秤尺併依時估定其物價　劉基文曰百鄽之市不畜噬犬　帝京景物略曰大明門左右日日市曰朝前市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曰燈市東華門内月三日市曰内市正陽橋日昃市曰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二十五日市曰廟市

市二

原史記曰司隸校尉解光曰王根縱横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哀帝

謂鄭崇曰君門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曰楚王戊與吴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舂于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學者成市因號曰公超市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産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能明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增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閲所賣書

魏書魏時衣冠無不遊市華歆為吏休沐出府闔門自守　蕭子顯齊書曰帝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為市令帝為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神仙傳曰李何者蜀人也世傳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不知其宿處　鑑誡錄曰唐賈島初赴名場日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已高吟閙市旁若無人　山堂肆考曰唐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跨

之著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宋魯應龍括異志曰嘉禾有橋四角刻石孩兒歲久為怪夜月遊嬉于市　元史孝友傳東平王閏父食必須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　又曰永平龐遵母病欲食魚遵求于市弗得歸途歎恨忽有鯉魚躍入其舟　宋濂鄭氏孝友傳元鄭太和性正方子孫化之不識㕓市嬉戲事　又王毅傳元王先生毅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　又孝子丘鐸傳至正時孝

子丘鐸賣藥市中以給親歡然忘其貧　楊循吉吳郡往哲記曰明王仲光先生志不願仕居無妻子髽髻布袍游行市中

市三

原設次　開場　上詳前一　班固西都賦曰九市開場貨列隧分　殷室　齊宮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夫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　戰國策曰齊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曰齊桓公宮中七市　鶴舞　狼入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有女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郭西閶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人隨觀　劉向洪範傳曰秦惠

王四年狼入咸陽市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陽市

闤書 **滌器** 上詳前二漢書司馬相如與文君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而買酒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

百貨 **萬商** 上詳前一 左思蜀都賦曰亞以少城接于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財貨山積纖麗星繁

傳玉 **懸金** 上詳前一 史記曰呂不韋為丞相招致術士使人著其所聞為呂氏春秋布之咸陽市門懸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與之時無能者

吹蔍 **擊筑** 史記云伍子胥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餬其口吹蔍乞食于吳市 又曰荊軻既至燕愛善擊筑者高漸離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雲曼 **星繁** 王廙洛陽賦曰肇建三市壘開疆里列肆雲曼修層髙峙 下詳萬商注

梅福 **韓康** 漢書曰王莽亂政梅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也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

過肆　倚門　左太冲吳都賦曰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　下詳前一

荆飲　聶居　上詳擊筑　下詳居

邠亭　湖里　並詳前一

季主卜　君平筮　史記曰司馬季主卜于長安東市　漢書曰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事則依蓍龜而言之

信陵過　宜僚隱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門監者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駕過之　楚國先賢傳曰熊宜僚楚人也隱居市南不屈于時

爭利　容奸　張儀曰爭名于朝爭利于市　漢書曹參為齊相將

去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夫獄市者所并容也若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質劑 斂賒 周禮質人掌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質劑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異也又司市之職謂人貨不售則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貰而與之

展成 鬻慝 上詳前一 慝惡物也

五均 百廛 長安五都市為五均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 西都賦旁流百廛

征廛 奠價 關市之征廛而不稅注稅其舍而不稅其物 奠定也定其物價

貿遷 生聚 上詳前一下傳

阿枉 偽飾 漢第五倫字伯魚督鑄錢市無阿枉 周禮凡為偽室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賈者各十有二

觀好惡 抑兼并 上詳前一 王莽時劉歆書言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令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而抑兼并也遂于

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訾呵減價 凶荒無征 魏衛臻父茲字子許與周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售值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而文生多情非徒兄弟父子也言相去遠如此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泉注大鑄錢以饒民

朱公積居 晏子近市 史陶朱公積居與時逐 下詳前一

以有易無 隨價售直 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下詳上

灌嬰鬻繒 崔寔酤釀 漢書灌嬰以鬻繒為業 崔寔以酤釀鬻販為業詳酒

踊貴屨賤 志淫好僻 左傳踊刖足之用也

通闤帶闠 開壥列肆 聚四方之人致九州之貨 京師九市以致九州之貨

裨販 交質

市刑 增建

標

擊鼓上詳前一

要津唐史百官志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

中署唐崔融疏市必要津

郎中掌唐文粹李庾西都賦貨隧分鄽物次駢連中署市師夕咽朝昏

天子遊唐百官志金部郎中掌兩京市交易之事孔帖唐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于市里

萬貨叢集

百工塡委唐羅隱市賦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塡委紛紛汨汨何可勝記

貨盈則盈

貨散則散又曰晏子對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貿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誰有帳籍詎假文字蜀桑萬畮吳蠶萬机及此而耗緊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

所資錐刀

以營升斗續文獻通考宋理宗嘉禧中臣寮言蔬菜魚肉日用所須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

升斗若皆以官價强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乾沒

部車赴集　常價依民

又曰遼聖宗統和中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乘赴集開奇峰路通易州市　又曰宋淳熙中詔諸路州縣市令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常價

早休　暮宿

杜甫詩山縣早休市　李白詩曰暮宿淮陰市

爭米　買薪

杜甫詩曰小市常爭米　蘇軾詩斛米買束薪百用資之市

鬻蠶　擔花

潛確類書蜀中春月村市聚為歡樂謂之蠶市眉之二月鬻蠶器于市因作樂縱觀之謂之蠶市也　即花市事詳前一

貨釵　訪臼

唐蔣防霍小玉傳玉資用乏絶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託西市寄附舖侯景先家貨之乃其小時上頭釵也　唐裴航經藍橋驛遇雲英願納厚禮為娶母曰昨有神仙遺藥一刀圭須玉杵臼擣之有得之者始許此女航至京國日于坊曲閙市訪所謂玉杵臼者竟得

之而還

看樓 塌房 遼太宗事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明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停積客商貨物

三家 百壓 元虞集語詳前一 明劉基語詳前一

乘駟入 得酒還 杜佑事詳前二 杜甫詩曰僮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白羊遊 絳衣過 晉衛玠傳曰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人于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著絳衣帽牽猪過市乞人與語偽不聞

始得魚菜 博取魚蝦 宋黄山谷詩曰稍尋羊豕町疃行始得村落魚菜市 又范遠山市晴嵐詩曰樵人賣薪不買米滿藍博取魚蝦歸

趙岐賣餅 呂先販葱 魏略曰趙岐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荅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餅者乃載岐歸家 梁書曰呂僧珍為南兗州刺史

從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以無報効汝等固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市耳

攸緒貨卜　呂向閱書孔帖曰唐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中得錢輒委去之　又曰呂向每賣藥即市閱書

玉有定價　珠不輕鬻宋蘇軾語詳前一　元虞集語詳前一

點檢市易　較勘秤尺續文獻通考金太和中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明太祖事詳前一

同其度量　別以精粗

荒禮無征　珪璋不鬻　士馬星繁　寶貨山積

雖貿販而有尊　故質劑以結信　既泉布之攸歸

何器用之或異俱唐人判

冒良苦之巧言　斁量衡于

險手 韞藏以待價 抱挈而求沽 孔帖 官既與民相資 民亦樂為官市 宋紹定時李鳴奏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貨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為官市是之謂和買

市四 市儈 互市 貨殖附

原不價 禮觀君子衣服服劒乘馬不價注不敢平賁諸物 不物 不合度之物 不鬻 詳前一 赦刑人 周禮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罰一幕世子罰一帟命夫罰一蓋命婦罰一幃 增徙市 檀弓歲旱穆公曰吾欲徙市而奚若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易闤市 月令仲秋易闤市來商旅 原絳市 傳曰晉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更生 不加

又曰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蜃蛤不加于海注如在山海畔之價

柳市 漢萬章字子夏豪俠居長安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增立之平 法言一闐之市必立之平

原華歆不遊 注詳前二

增錦市 文選迎山客于錦市

不遊市 北史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馬

梅市 潛確類書梅市在紹興府城西以梅福名

虎市 又曰靈鷲山在韶州府城西南舊多虎一名虎市

夜市 又曰馬燈行火記當年東京繁華之處夜市燈火最盛婆利國以夜為市自掩其面

宮市 孔帖韓愈上疏極論宮市貶山陽令

多淫巧 崔融疏周官七曰闤市以市多淫巧

市者兼受好惡 又曰市者兼受好惡若甚則細人無所容

外區琛琲 孔帖王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

何樓 詩話宋京師有何樓

其下所賣物多虛偽故以名之令樓已廢而語猶相傳也

原 市儈

賈師 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貨財奠其價質人注質平也

司市一 詳前

首率 漢書曰節駔儈注節謂節物貴賤際儈其餘利比于千乘之家儈謂會合二家交易者駔會首率也

邪嬴 在儈牛下

干木 淮南子干木晉大駔注大駔儈也

君公 後漢王君公儈牛自隱號曰牆東王君公

增 儈賣 後漢書曰羊公字雍伯性孝本以儈賣為業

子顏 又曰吳漢字子顏王莽末亡命漁陽以販馬為業

原 劉仲 長安市儈劉仲為市吏所辱踏折其足學問經行周流海內後以有道徵不就衆歸其德

增 貼額辨履 晉令曰儈駔者皆著巾白帖額題所駔儈者姓名于上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官私牙 明大誥云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

貨物照例投稅之後任從發賣

原互市

禁越市　漢書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尉陀遂稱南武帝

文吏繩闌出　又曰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曰渾邪王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奉愚夫市買長安中文吏繩以闌出財物如邊關乎臣竊不取也

通蜀賈　又曰張騫通滇國蜀賈間出私物豐贍

梁習責延　魏志梁習字子虞為西部都督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請互市習許于空城中交易胡侵民習乃責延斬之餘不敢動

襲市忘義　晉周浚隨王渾伐吳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相襲奪以為功吳蔡敏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疆埸之上往往襲奪互市此甚不可無以小利而忘大義

滕修破賊　晉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陶璜曰兩岸仰吾鹽鐵斷而不市當壞田器如此二年可以戰而滅從之果破賊也

私市收利

又祖逖在鎮石勒求互市不報而聽私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

武昌爨市

又陶侃鎮武昌立爨市于郡東大收其利

彭州羌市

金部格云敕松當悉維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以後即來彭州互市易法時差上佐一人于蠶崖關外依市法至市場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

官司對物價

關市令云諸外蕃與緣邊互市皆令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壍及立籬垣遣人守門市易之日卯後各將貨物畜産俱至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後交易

慮懷寶以越邦

雖獻環而勿關

增舟航所聚

唐崔融議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交貿往来憧憧永日也

鹿門設牆

續文獻通考宋理宗景定中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牆于鹿門山外以通市易

蜜蠟鐵驪蛤珠青鼠

又曰遼太宗時開南雍州高昌渤海以南宋西北諸

路高麗之貨故金帛蜜蠟鞍韉蛤珠青鼠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襁屬

氈銀不鬻 又曰遼興宗重熙中禁氈銀鬻入宋

榷場各置 又曰金熙宗皇統三年許宋人之請各置榷場于兩界以通互市

珠玉無用 又金嘗謂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命罷之

鴨江立市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于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

私商有禁 又中統初置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禁

出入有閑 又曰明初市舶提舉掌海外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偽禁其私貨閑其出入而慎館穀之

貿遷海壖集朝夕于泉寶

交易嶺徼得關石于他山 唐人判

原貨殖 子貢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計然 合璧事類計然者濮上人善計算范蠡師事之

樊重 後漢樊重好貨殖資

至巨萬恩加鄉曲賑贍宗族

販脂 貨殖傳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漿而踰侈

洗削 又云質氏以洗削而鼎食洗削治刀劒也

胃脯連騎 又云濁氏以胃脯連騎胃脯謂以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桂暴之使燥是也

馬醫擊鐘 又云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等千戶侯 又云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楸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江淮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梨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畝薑韭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家 又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甕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榖糴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車千輛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漆千斗糵麴鹽豉千合鮐鮆千斤鮿鮑千鈞

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亦比千乘之家

增計算執籌 合璧事類曰晉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身障二簏 又曰阮咸傳云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傾身障之

衣繫衆鑰 又曰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以卒

父焚債券 又曰宋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誘出負券一大廚悉令焚之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恨彌日

鬼笑營方 又曰宋劉伯龍侍郎歷仕九卿郡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聞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遂止

善轉移

函史宋蘇洵妻程善轉移治生明允及二子得篤志于學

通舟楫 元虞集曰通舟楫以足貨殖

貿易交通 明黃省曾吳風錄曰元世用朱清張瑄為海運瑄子文虎遂以户部尚書領漕取路大洋由是朱張二姓俱得以交通諸蕃市易

市五

原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自索枯魚一作入看書懸龜識季主牓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

入九重城竹葉當壚一作杯 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
安知大隱情 增宋范成大燈市詩曰吳臺今古繁華
地偏愛元宵影燈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
市疊玉千絲類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先最先
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童種麥荷鉏倦偷閒也向城中
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常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
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年少始覺城中燈市
好

原賦晉成伯陽平樂市賦曰惟市之由興自炎帝之所
創聚財貨以利用等廝事之莫尚爾乃列巷千所羅居
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有目語額瞬動額褰鼻談
智于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利　增明楊慎藥市賦
曰負局磨鏡之翁鞄（革甫）講易之叟扶龜牀于行阿策鳩
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也
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蘋菊英英而綴斑訪
名迹于古昔啓藥市於重闠被閈明廣都之野帶杜宇

天隳之山

原箴晉成公綏市長箴曰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姦不可擾顧託有寄市臣掌肆敢告執事

原教晉王彪之整市教曰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沒漏假冒豪強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貧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　梁簡文

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黄雀從而不歸况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兹涸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虚或成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宫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緫郇周聲髙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閲書之處遠出

荒郊石邑販鐵之所翻臨涯岸聖德謙虚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卜屠羊請辭新闠而交貿之黨好留岐匈之衆難遣

增文唐劉禹錫觀市曰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逵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

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闤闠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裔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犨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緘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彤雕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黒巨細焉業於饔者列饔饎陳𩟉餌而苾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澤然皷刀之人設髙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顆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肩挈而求沽者乗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顒顒行賈逞逞利心中驚貪目不瞬于是質劑之曹較估

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于巧言斅量衡于險手杪忽之差皷舌傖儜詆欺相髙詭態横出鼓罝譁笙烟埃奮韇腥疊巾履嚙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故著於篇

增記明劉基市隱齋記曰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髙其垣而不覿車馬之塵深其宫而不

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所以全身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市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於市者乎

商賈一

增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通

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之為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　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利三倍非君子所宜識也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阜賄布帛貨金玉也　又曰任商以市事通財貨　又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人謂之商賈　禮記月令孟秋易關市来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来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謂輕稅以来通商旅　春秋傳曰賈欲嬴

而惡蹻乎　史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注貪賈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十得三之利廉賈十得五之利　又曰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　漢書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又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唐史韓琬上言往者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　管子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别其郡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倚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

有易無是以奇怪異珍以時而来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為商　又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韓子曰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櫃薫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翠羽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為善賣櫝也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　唐譚子化書

曰賈所以務財　明郁離子曰蹶叔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于時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反謂之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十年而大困　唐六典曰屠酤興販者為商　又曰以三賈均市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　崔融疏曰商賈藏于篋　韓愈原道篇曰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夫賈居闤闠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價人言其

直必高之曰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歴戸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秪以盜有而竊置為疑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　宋蘇軾上曽參政書曰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市而之于家則顧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耶律隆運為大丞相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又曰金正隆中詔汝州百五十里内州

縣量遣商賈赴温湯置市　又元成宗元貞中諸使外國者不得為商　又英宗至治中置市舶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其餘並無所沮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　又曰明世宗時凡販鬻之徒責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

商賈二

增左傳衛文公通商惠工　又曰鄭桓公與商人俱出

自周斬蓬蒿而共處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又曰晉荀罃因于楚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　又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為事家累千金　漢書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注心計不用籌算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　魏志曰王烈字彦方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　齊書曰范雲為

始興內史撫以恩德罷去停候商賈露宿　異苑曰晉陵曲阿楊晚資財數千萬計三吳人皆取值為商賈治生輒得倍值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貸晚錢多獲免濟也　孔帖唐崔陵為湖南觀察使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又曰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番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又曰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　宋元懷拊掌錄曰紹興中

河南往来客商擕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價　續文獻通考金泰定中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千萬計請節其費　元史劉濬戰死子倢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入賊中以復父讎　明郁離子曰濟陽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賈人曰救我與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與十金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漁者在焉人曰盍救之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

立而視之遂沒

商賈三 抑商市籍附

原通賄 用資 俱詳前一 欲贏 自殖 俱詳前一 百族 三

倍 商賈列百族 下詳前一 市事 賈區 上詳前一 漢書胡建為軍正丞監軍御史穿軍壘垣為賈區建斬之

注賈區立廬道旁賣物 服賈 通商 上詳一下詳二 相語

利 不求豐 上詳一 傳曰晉文公示信于市人易資不求豐焉明徵其詞也 爭錐

刀 操奇贏 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百貨操其奇贏謂利也詳前一 阜財貨

通珍異 上詳市一下詳前一 闗市無索 貨財不匱 月令季春索不禁察

下詳一 桓公與盟 荀瑩將出俱詳二 家累千金 事

析秋毫俱詳前二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國語言賈人也 下詳一 識其貴賤 通以有無 輕其關

市 利以貿遷 通五都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

射利通天下之財 以有易無趨日中之市 浚農工

以生利宜招損 急關市之稅貨則不通 增興販

流通上詳一 下詳二 黠商 愚賈孔帖唐李嶠曰令道人私度者幾數萬黠商大賈詭

名僞度 又曰劉元子云有學無才猶愚賈捺金不能貨殖 通有無 均上下俱詳

一萬商往來 四海緜歷孔帖李白任城壁記 坐賈顒顒

行賈逴逴詳前劉禹錫觀市 萬船繼至 百貨錯出唐文粹權德與杜岐公淮南遺愛碑

賣甕計息 得錢立本合璧事類俗傳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吾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隋唐嘉話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闔謳歌當壚名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對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貸錢致金 治生倍值梁書陸驗少貧苦邑人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出郡下散貲以事權貴 下詳前二

所以務財 于

馬藏篋俱詳一　託資闤闠　徇彼盈虛唐人判　巨人請

價　主人無言俱詳一　河南售碑　曲江陳貨上詳二明馮　禁商

時可蓬窻夜話曰唐時最重曲江宴是日商賈皆以奇物麗貨陳列　量遣温湯

海外金正隆中事詳前一金成宗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鬻子女續文

獻通考金成宗元貞中禁舶商無以金銀通海下詳一　鬻寶請節　許金不酬

金辛鈎事詳前二明郁離子事詳前二　收所不爭　利來必倍俱詳前一

必藉美言　爰資善價　化其小大　是等精粗　顧

惟遷貨　何必守株俱唐人判　商旅轉販　有無相易金高

汝礪疏

曾不昏于作勞　徒乘時以射利唐人判　惟歛出入之商賈　不稅往来之行人唐崔融疏　原抑商市籍

漢髙重稅　孝惠弛律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髙重租稅以困辱　詳前

一不得為吏　不得名田漢孝惠髙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吏　漢書賈人有市籍及家皆不得名田

調謫戍邊　令相糾告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　桓譚字君山上疏言可令商賈自相糾告非身力所得以贓畀告者如此則力弱而歸田

有籍不官　經任解黜有市籍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亦不得官　諸官人身乃國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必有事用者三年之後聽

用關市之征　素封之畐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關市之征注謂稅商也　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無衣錦　不鬻斛上詳前一斛不中尺度物鬻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專利奪人　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乘堅策肥肱其邊鄙履絲曳縞　專市之商　兼人之利　政貴得中　法惟經久　縱則不可　無之亦難　關市之征必專其利　商旅不至則匱于財　通四方之財誠宜加惠　專三倍之利何用損多　如欲贏之罔極下必兼并　償知懼而莫来

上將之用　增稅歸頭下　和市邊城續文獻通考遼志有頭下軍州者官位居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又曰金宣宗興定中敕和市邊城軍輸無得抑配貧民

平準平物　賣貴買賤元世祖事詳前一明世宗事詳前一　以收以斂實著于周經　或與或求蓋存乎易象　用懲末作　示禁淫利　用貧求富猶或慕于工商　化有遷無詎均勞于麤蓯　罔懲五口之商　俾齊三倍之賈並唐人判

商賈四

原擇利而行　放利放于利而行　喻利小人喻于利　趨利　增權貴賤貨殖論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與時俯仰貨殖傳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其章章尤異者也皆與時俯仰獲其贏利　雍樂之業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南陽行賈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以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于南陽因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愈于纖嗇致富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算緡漢書武帝初算緡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而算一注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率計以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一算者百二十師古曰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算之也　族代之鬻文選商修

族代之所鬻 均利唐陸贄田賦曰占商賈以均利 金珠貝甲修牙文犀劉蜕獻南海崔尚書書南海賨莞摧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

商賈五

增詩北周庾信江中賈客詩曰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 陳後主估客樂曰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遥恒隨鷁首舫屢逐雞鳴潮 唐李白賈客樂曰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劉禹錫賈客詞曰賈客無定遊所遊惟利

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搖鈎侔懸衡
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徼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
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
鷙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
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為者辛苦事寒耕　張籍賈
客樂曰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
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
誰別離金多衆中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

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楫過暗灘直過山邊

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

長辛苦棄業長為販寶翁　劉駕反賈客樂曰無言賈

客樂賈客多無墓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　黄滔賈

客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

過

百工一

增說文曰工巧飾也　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　又

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禮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　又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謂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飭化謂治之也　又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注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禮記曲禮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月令季春曰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

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
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季秋曰霜始降則百工休
孟冬曰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
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春秋傳曰五雉為五工正主工
之官　又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漢書曰作工成器曰
工　唐史百官志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置長
一人　又曰少府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輅樂器之工

三年平墁刃䇿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　又曰工匠四月至七月為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功　元史耶律楚材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無不傷其手　莊子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以物化而不以心稽　又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文子曰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韓愈原道篇曰為之工以贍其器用　又進學解曰大木為㝢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宫室者匠氏之能也　又祭柳宗元文曰不善為斲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　宋姚寛西溪叢語曰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按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然則熟紙匠者乃打紙工也　宋蘇軾思治論曰夫富人之營宫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

制宫室之大小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竹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矩之先定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裁造署掌造龍鳳等所用物　又曰元兩都有宫殿髹漆之工又有殿宇藻繪之工又有諸殿裝鍪之工　明王世貞觚不觚録曰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

朱碧山之治銀趙壁之治錫馬勲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也

百工二

增列子曰周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趣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莊

子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雜俎魯般燉煌人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六國時公輸班亦為木鳶以窺宋城　拾遺録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天下巧工有二人皆虛騰緣木運斤斧于雲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故云子午臺也　後漢書申屠蟠家貧為漆工郭林宗見而竒之　北史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孔帖閻立德父毘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玄宗記虢國中堂既成召圬墁約錢二百萬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茍失一物不敢受直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洛州殷文亮性巧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伎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　又曰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作木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

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歸田錄曰都料預浩工于造塔每臥則交手于胸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於世　元史耶律楚材傳曰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工三　考課　奇巧　材木　膠皮附

原聖作　巧具俱詳一　運斤　居肆上詳二　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依法 善事禮記工依于法注法規矩也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審材

辨器詳一 飭材 貢器上詳一周禮曰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 六工

四良俱詳一 惠工 食力上傳衛文公下農工 執藝事

盡變態上詳一西京賦命班輸之匠巧盡變態乎其中注公輸班並巧者 勤樸斲

足財用上詳一禮來百工則財用足 材美工巧 事勤功倍上周禮材美工巧然而不良不得天時地利也 藝成而下 業在其中 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 增髹漆 藻繪元事俱詳前一 雕木 銷金續文獻通考元有雕木局掌宮殿香閣營繕之事下詳前一 作簾 熟紙彙苑詳注

沈之上家貧常為人作簾傷手流涕　宋姚寬語詳前一

機巧有思　**造作無程**　閻立德事詳前二　孔帖唐杜元頴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百工造作無程

規模先定　**制度不立**　宋蘇軾文詳前一　孔帖唐劉蕡策曰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梓人中處　**巧匠旁觀**　梓人傳詳後五　韓文詳前一

州縣為圜　**營繕必諮**　唐百官志詳前一　孔帖姜確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行

裁造龍鳳　**掌造金銀**　金事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金尚方署掌造金銀器物及裝釘之事

原考課　**考成稽器**　上詳前一　稽考也

獻藝　百工

就功　不作無用之器背窳就功注窳惡也

知巧　**稽事**　禮記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　周禮稽其工事

就于官府

掌其工正 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羣萃而州處相良辨其工苦工堅也苦濫也下詳一

日省月試 效功案程 中庸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註詳前一 作

巧蕩心 一詳 執技論力 技以事上 業在其中 工

依于法爰考否臧 物勒其名必遵賞罰 順霜降之

後雖休百工 一詳 及月試之時且聞獲戾 增計年為

教 以月論功 唐史俱詳前一 監督有官 牢固無罰 續文獻通

考金左右廂官掌監督工役 又曰明世宗時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而責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原奇巧 棘猴 木鳶 燕王好微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木猴王請其削而觀之術

人即逃也

下詳二　楮葉　雲梯列子宋人為其君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諸葉中不辨列

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

者鮮矣　墨子公輸班造雲梯而攻宋　木牛　木人

俱詳

前二　目巧　大巧禮目巧之室則有奥　智憂　心

阼　老子大巧若拙

匠上莊子巧者

勞而智者憂　創造欵器　施巧鴨欄周廟欵器東

漢猶在至漢

之末不復存形制遂絶杜預創意造成奉上帝嘉歎之

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慮于堂前作闘鴨欄頗施小

巧遜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

典用此何為慮即便毁撤之　窮妙　極巧　騁巧

嘗巧禮　物貴考成　器惟致用　諫未聞于執藝

巧自見于蕩心　苟于功之不審　則雖巧而何為

增圖畫 鏤雕孔帖唐張元素上書太子所施與者皆圖畫雕鏤之人 錦繡宮

金玉琢孔帖玄宗貴妃楊氏諸姨凡充錦繡官及治琢金玉者大抵千人 絶世之

巧 凝神之伎宋周邦彦賦 唱歌吹笙 行觴酌酒殷文亮事

詳前 木僧執椀 刻獺取魚楊務廉事詳前二 朝

二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

刻木為獺沉于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葢獺口中安餌為

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啣魚石

發則浮

出矣 樣各有異 價倍于常續文獻通考元將作

院掌造金玉珠翠犀

象寶貝冠佩器皿織造刺繡段疋

異樣百色 明王世貞語詳前一 丁緩作扇 預浩

造塔續博物志曰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

常平又作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歸田錄

曰預浩造塔詳前二

二鉢相盛　一毬可轉　明陸深春風堂隨筆曰魏元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謂之鬼工　明曹世昭格古要論曰嘗有象牙圓毬一箇中直通一竅内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鬼工毬或云宋内院作者

原材木

中伐　時斬　禮記材不中伐不粥于市　周禮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言順時斬也

有美　不禁　周禮材有美而工有巧　凡邦工入山林而播材不禁不拘其日也

椅矣　度之　詩伐木椅矣詳百工一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下並伐木聲

破斧　抱器　既破我斧　既缺我斨又破我斤　下呈材

斧斤入　繩墨陳　禮記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斬季材　伐遠揚　周禮凡服

邦斬季材注季稱也服邦尚柔扨 下詩以伐遠揚

伐社樹　斬丘木

晉阮修字宣子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社亡也　禮記為宮室不斬于丘木注廣敬鬼神

掌木屑　種梓木

晉陶侃字士行在荊州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皆此之類　後漢樊重貨殖作器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皆得而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貨具萬恩及鄉閭

陽木陰木　火之水之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又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匪斧不克　遵繩不頗

詩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下楚辭

不材見棄　朽木不雕

山林以不材見棄

論語朽木不可雕也　斃無不標　本實先撥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詩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入山行木　隨山刊木　月令季夏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

無有斬伐為木未堅固　下書　勿剪勿伐　詩　是斲是遷　斲而遷之　掄

材相材　無枉物性　不違天真　巨川舟楫　大

厦棟梁　擁腫之材　雕鏤之力　藝有所長　物不

可棄　始因斧克　終以功成　審輪輮於曲直　定

枘鑿於方圓　增即山求　填溪伐　孔帖劉禹錫洗心亭記即山求材盤

高孕虛　柳宗元晉問曰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

披虹蜺聲振連巒梯填層溪丁丁登登硠硠稜稜

魏材梁取　遷木運斤孔帖五代羅紹威梁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賜以寶帶名馬　張說疏遷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

拉風捽雷　穿雲蔽日唐文粹李華賦勢動連崕拉風捽雷倒勁梢于窮谷斬巨抵于昭回　柳宗元晉問曰林立峰崒穿雲蔽日良工指顧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

豫章大木　同州異材孔帖張元素上書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于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裂令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撰其餘可知矣　又曰裴延齡造同州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今何近地

材之良耶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大悅

萬工舉斧 千人乃引柳宗元文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嵓崖之嶔傾丘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潋泉源之塗營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柏同色 孔帖曰則天時巨木一章率千人乃能引

乃斧乃斤 以輿以廬並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

採木有司 受材置使續文獻通考元時凡山採提舉司掌採伐木植 又曰木場大使副使掌受給營造宮殿材木

直木不可以為輪 曲者不可以為桷上明劉基語 下晉嵇康語

方為矩圓為規 大為宗細為桷元虞集曰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柔之為弧矢屈之為棬

棬惟其有是也唐韓愈語詳前一

採斧斤者萬人　擇一幹于千木

徵般石之匠　下荊陽之材唐李華賦　原膠皮　夷服

戎衣書曰島夷皮服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寢處　斂獻州綽指石綽郭最曰二子者譬如鳥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周禮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獻之注革踰歲就久乃可用也獻謂獻其良者于王以入司裘給用也

漆身　膠柱上豫讓下鼓瑟　虎豹鞹論語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東方朔十洲記以鳳觜麟角合煎成膠名曰續絃膠

鳳麟膠

供毳毛　征漆林周禮掌皮供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周禮地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

頒於百工　比之千乘又云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注式法作物所用多

少故事 食貨志屠牛羊羸千皮比之千乘家

無或不良 不能止濁 禮記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阿膠不能止黄河之濁

增紅甸 白硝 續文獻通考元甸皮局歲辦熟造紅甸羊皮二千有奇 又曰明内官修理年月例白硝山羊皮八十張

百選膠 九尺 唐柳宗元晋問曰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踉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技擊節制闘蟹 酉陽雜俎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于鳳喙膠也

諸州供 太府輸 唐百官志少府監諸州市牛皮角以供用 又曰祠部歲會牲之有無輸皮于太府

漁陽白膠 薊州鹿角 唐書漁陽郡供白膠 宋太平寰宇記薊州土産鹿角膠

割蛟革而連函 劇兕船以為弭 宋周邦彦賦

百工四

原為刃考工記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 國工周禮謂之國工注國之名工 僝工僝巧也 攻木周禮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 度木左傳詳前一 執斲傳匠人也 執技以事上 伐技傳曰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言矜伐以凌上也 代斲老子詳前一 成器詳一 剞劂雕鏤 增材以工能彙苑詳注 百工以化材 用高曾之規矩西都賦工用高曾之規矩 問工焉取則 輿師是供柳宗元嶺南饗軍記 締構必堅縝面勢必周正元虞集文

百工五

增詩元陳旅贈萊州石工詩曰落星猶帶天河濕絶勝丹丘鬼血腥琢作大尊休載酒萊山柏露照人青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我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

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宫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曰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

也其他所以生養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功大者所以自奉也愽妻與子皆

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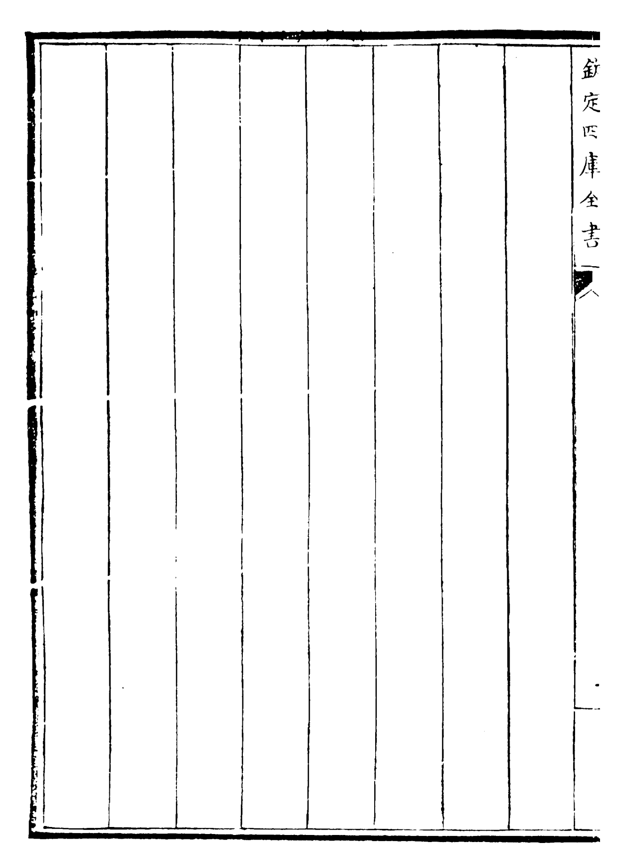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七

謹案第二頁後四行以量度成價而徵債刋本債訛賈據周禮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水居千石魚陂刋本石訛日據貨殖傳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梁簡文帝刋本簡訛建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償知懼而莫來按償字疑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李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八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八

產業部四

守業 屠 漁釣 增牧 網罟 碹磨附
陷井 染 治 陶 負擔 舂 財利

守業

原巧述 代守上詳百工一下左代守其業 不變 不貳傳工賈不變不敢貳事謂兼他業 篤守 相高篤在守業下以知 肯堂構 修族

代書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下詳前商賈四 不可遷 不可雜

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也注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如今之柱下石也　四人各業不可雜處雜處則其事亂　相示以功　不見異物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權節其用比其器相語以利相示以功相高以知注以能知器用事相高　又曰旦暮從事于此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工之子恒為工

業惟善守　利不並行　苟能爭利　安可惡顓傳

業有四人　職無二事　抑其淫業　考以成功

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禮　商農不移　工賈不變

傳　功有務于化材　業無遷于異物　不勞而能申

子弟之學　相語以利　用高曾之規注詳工四百　得朝夕

之求利冝相示　修族代之鬻業貴不遷　遵代守之文不失其業　及日省之際乃多其功　增學箕　為裘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　署書濟美　為醫世守唐張廵署書題閣判曰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　元虞集醫說贈易晉曰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小雅之子四人世守其業　世農識妙　時習不勞宋蘇軾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懐新非予之世農不識此語之妙詳田農明劉基曰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也　鑿田不改　為蓋無成又劉基郁離子曰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

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歟藝事由巳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巳也故越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潦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無隕于前搆　偶垂裕于後昆　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　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　顛沛于是　克荷良存　諒並唐張巡判

屠

原解牛　屠狗　賈誼曰屠牛坦一朝屠十二牛而芒刃不頓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　荆軻好屠狗又史記樊噲以屠狗為事　刲羊　屠𦢊　易士刲羊無血　貨

殖傳屠牛羊彘千
皮比千乘之家

游刃 操刀 莊子庖丁解牛砉然騞然莫不中音曰臣

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以其游刃必有餘地　傳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必多

釁鐘 反肆 孟子齊王見牽牛將

以釁鐘　莊子楚昭王出有屠羊說從反國賞之辭曰
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之肆何賞之
有

中殺 莫尸 禮記詳市　傳殺老牛莫之敢尸

鼓刀 奏刀 賢臣頌太公困于鼓刀庖丁

朱亥隱屠 聶政避仇 史侯嬴謂魏公子曰臣所知屠

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于屠耳意不顯名也　戰國策
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如齊以屠為事曰政乃市井鼓刀
者耳

刀匕是供 割剝中理 增過市設飲 向門大

嚼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徧于三吳後為吳興太守從市過見屠者析肉歎曰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設飲叙平生　桓子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上黨壯健　淮陰少年周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衆多畏憚太祖以氣凌之常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即叱之　史記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劍中情怯耳

割肉知牛　歛皮適市尸子曰屠者割肉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

屠龍畫巧　市肉談書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宋張文白懶髓曰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戚彥為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者尹昌乃傭書者

苑裏屠酤　洞中蹲化

蕭子顯齊書曰帝于芳樂苑使宫人屠酤　明王世懋二酉委譚曰甘州一山洞中有玄化神女名某母其旁一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旦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疑之乃微蹤其所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為説法因各化去皆眞身也

漁釣一

原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于雷澤葢因修其法也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漁之為事也有釣綱罟筌罛罶罺側交反罩涔潛罾笱蝅罛罨箅𥳑力之反銛

之類各以用之得魚一也淮南子曰釣者靜之罶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釣者謂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川汩流之中綸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已上詹何釣見列子或有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已上魯人釣見闕子網罟者結繩以為之易所謂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也筌者以竹為之廣雅曰籓笱謂之筦是也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罛大網也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罶者曲梁也又曰

魚麗于罶鱨魦是也罧者以柴槮為之爾雅曰罧謂之汕所諫反郭璞注云罧今之柴槮罟 罩者編細竹以為之爾雅籗謂之罩藋祖較反 涔者積柴木于水中以為之爾雅曰槮謂之涔是也罾者樹四木而張網于水車輓之上下 說文曰罾魚網又楚辭曰罾何謂兮木上是也笱者曲竹以為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罶者以綸為之廣雅曰罶謂之罜梁者以木絕水取魚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罨網罛也箄取鰕也籊取蟹也銛取黿鼉也見何承天纂文云銛

鐵有距施竹頭以之𢷬鼉鼉皆漁之器用也此近世為之故詩人所不載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

增唐陸龜蒙漁具詩序曰天隨子漁于海山之巖有年矣矢魚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圓而緫合曰罩挾而升降曰罶緡而竿者總謂

之筌箵之流曰筩曰車橫川曰罛承虛曰笱編而沈之
曰箄矛而卓之曰䂬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
而駭之曰桹罝而守之曰種列竹于海澨曰滬錯薪于
水中曰𥳑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他或
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于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
可考而驗之不誣也今擇其任用者作十五題以諷噫
試魚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矣明之具也如彼誰其
嗣之鹿門子有高灑之才必為我同作　皮日休添漁

具詩序曰天隨子爲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余凡有㪍以來術之與器莫不盡于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于漁者行其術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助之㪍者又何異哉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槭槭生齒牙間眞世外漁者之才也余昔之漁所在洞上則爲菴以守之居峴下則占磯以待之江漢間時率多雨惟以䈴笠自庇每伺魚必多俯䈴笠不能庇其上由是織背篷以障之上抱而下仰字之曰背篷今觀魯望之十

五篇未有是作因次而詠之用以補其遺者漁家生具獲足于吾屬之文也　原詩曰其釣惟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增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又曰三星在罶　又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禮記月令季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為梁春䱷王鮪辨䱷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　春秋公羊傳公矢魚于棠公羊曰公如棠觀魚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　注云

張綱羅也登來美問大得也

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增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禮樂志曰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劉毅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食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實無關二業也

晉書曰翼莊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

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且夫貪餌忘鉤豈我哉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乗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　原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為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增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支釣魚為鮮不足充饑　傅子曰劉子

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　抱朴子曰金鉤玉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原楚辭曰以直鉤而為釣維何魚之能得

增謝玄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魚一出水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為二坩鮓令奉送　王

朝之與庾安戕曰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有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

宋莊綽雞肋篇曰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駃則唐世葢浮以羽也

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

演繁露曰遼俗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

漁曰手所親釣者亦用遼制也　明宋濂元竹溪逸民傳曰逸民間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無所利樂矣　劉基集曰聳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　又曰釣鯨鯢不適雨盈之溝

漁釣二

原說苑曰吕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

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滋泉文王得而王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又曰天子乃釣于河觀姑繇之木　莊子曰莊子釣于濮水之上楚王使二大夫往見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五山焉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沉于大海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于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

也王曰漁者仁人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衡瀾靈鶂之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為鉤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為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釣于旋溪得白龍子明觧鉤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葛洪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珍饈略備所少者

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鈎釣于盆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祖沖之述異記曰溱澄豫章人有志幹絶倫常乘船釣魚得金鎖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麃鱗黑色長如十丈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常垂綸于上虞江石頭北過者不識因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　又曰文帝常以

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言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輕舟凌波隐顯一漁父神韻瀟灑垂綸長歌緬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忘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山堂肆考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輒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隐者之漁

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隠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 合璧事類唐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曰陸龜蒙高放舟設篷席中齎書冊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角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函史宋仙居呂徽之家深山中樵漁自給偶雪中詣富家易穀方集客分韻賦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徽之寒因失笑衆知其能詩邀入坐賦有蛺蝶

飛來妙過滕之句坐客嘆服問姓字不荅與之米不受

刺船去雪霽共往迹之深谷草屋一間閴無人呼之米

桶中有人聲乃其妻也因天寒坐其中問翁安在荅曰

方捕漁溪上至溪見之隔溪遙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

魚當换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後去

不知所之　東堅志卓彥恭常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

過其旁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

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

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宋二老堂雜志曰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　明郁離子曰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

漁釣三

原玉璜　金鏁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吕望丈王拜之尚父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昌德合于今昌來提　金鏁詳二

磻溪　珠澤上詳玉璜注下詳前二　篠竿　桂餌並詳前一

坐茅　倚柳太公曰吕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政吕尚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緡人食于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

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宋玉釣賦曰左挾魚留右執喬竿立于潢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情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

濮水 滋泉 上詳二 酈善長水經注曰滋泉偶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即太公垂釣處

芳餌 香鈎 徐廣釣賦曰投芳餌于纖絲洒長綸于平流 下詳前二

挂鯉 引鱸 上詳前一 下詳前二

翠綸 魴餌 上詳前一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子思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白龍

紫貝 上詳前二 子虛賦曰網玳瑁釣紫貝

汴溪 涪水 列仙傳曰呂尚釣于汴溪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有老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

增 玉符 金印 上明郁離子語

詳前二 宋許觀東齋記事曰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
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
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為金
獻之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 煙波釣徒 江湖
散人 並詳前二 不言姓氏 但有詩篇 並詳前二 鉤不用餌
鎖盡見牛 函史唐末隠者李道殷居華陰其釣鉤而
不餌 異苑曰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
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
出牛斷鎖而没猶得鎖長二尺 醉眠江國 鼓枻
長橋 元耶律楚材詩曰醉眠江國一漁蓑 函史宋松
江漁者棹小舟長橋往来扣舷酣歌有閩人潘裕
者異之起揖之曰先生非漁釣者也 雕楹自居 牛
盍有以語我乎笑而不荅鼓枻去
魚為享 宋張芸叟南遷録潯陽甘棠湖南有孟氏者世
業漁釣訪之孟生葛衫草履茅廡左右漁器腥

織頃至中堂軒楹雕采器服粲然所設酒味莫不嘉旨久之出伎女三四人戚里服飾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怳然蓋任俠而隱于漁者也　下詳前二

兩岸桃花　三聲漁笛

元耶律楚材小溪詩曰小溪流水碧于油終日忘機弄白鷗兩岸桃花春色裏可能容個釣魚舟　又溪上詩曰蘆花遠映釣舟行漁笛時聞三兩聲一陣西風吹雨散夕陽還在水邊明

漁釣四

原詩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拽輕舟絲垂遥溅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楫影乍横浮寄言濯纓者滄浪終滯游　張正見釣竿篇曰結宇長江側垂

釣廣川潯竹竿橫翡翠桂髓擲黄金人來水鳥沒楫渡岸花沉蓮摇見魚近綸盡覺潭深渭水終須卜滄浪徒自吟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　隋李巨仁釣竿篇曰潺湲面江海滉瀁屬波瀾不惜黄金餌惟憐翠竹竿斜綸控急水定楫下飛湍潭迴風來易川平霧散難寄言朝市客滄浪余自安　增唐李頎漁父歌曰白首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濵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橈湘岸竹爇

火蘆洲新淥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于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儲光羲漁父詞曰澤魚多鳴水溪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鉤亂荇時礙檝新蘆復隱舟静言念終始安坐看沉浮素髪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非為徇形役所樂在行休　岑參漁父曰扁舟滄海叟心與滄海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栧乘

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沈佺期釣竿篇曰朝日斂紅烟垂竿向緑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避楫時驚透猜鉤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静欲留船釣玉君徒尚徵金我未賢為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宋建炎御製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有意沙鷗傍我眠 又曰無数菰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好處轉山斜也有孤村三兩家 金密國公璹漁父詞曰楊柳風前白板扉荷

花雨裏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閒拈月下吹　又

曰釣得魚來卧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煙際柳雨中蒲

乞與人間作畫圖　李節漁父詞曰舉世從誰話獨醒

短蓑輕箬寄餘生半篙春水世塵遠一笛晚風山雨晴

稺乳滿船生事簡魚鰕到市利源輕旁人莫怪機心少

曽與滄洲白鳥盟　元郭鈺漁詩曰子何為漁碧海之

丘長虹為綸月為鈎六鼇昂首相向愁眼看海水不揚

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邂逅徐家兒與女拔劍屠龍共君

煮煙淡淡雨踈踈人間彈鋏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漁

明高啓捕魚詞曰後網初沉前網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教持賣去南津且向江頭祭水神願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卧煙雨不論城中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怨

增賦晉潘尼釣詩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鈎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横集觸餌見擒值鈎被

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徃颷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鱗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鹹酸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增唐周鍼釣魚盈舟賦曰傍遥汀依極浦下纖鉤而任運念紅鱗而必取綸抽獨繭鉤屈芒針綴香餌半粒梟荆條數尋泛萬頃之闊投百丈之深不爭之以手而爭之以心

躍濤戲瀨掉尾揚鰭入其口挂其頤據洪津而曾不暫驚
靜宜魁也恐巨力而難乎運制動必隨之　李君房獨繭
綸賦曰維絲伊緡體道之要裊長風而若絶度晴空而
引耀隨驚波而乍緊逐潛流而曳引時髣髴而如見忽
漂揺而將盡美夫綸之裊裊浮川浩浩疑空外之游絲
罥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園客之功斯釣也得詹何之道
王起呂望釣玉璜賦曰拔深泉激紅漣振錦鱗而雲
霞煥若獲玉璜而篆籀昭然皎皎霜淨亭亭月懸表蒼

兕之期功隣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契先天所以耀川靈所以誇漁者臨清流而素彩熒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原文唐駱賔王釣磯應詔文曰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歴歴如水上行耳舟人有釣者試取而投或有游而不顧之者或有含而輙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即鼓鬛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窮

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阱鷙鳥奮也縶於籠樊素龜濡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罝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

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微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於夏矣孔丘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資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鱗而後明三異之規勳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

為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鉤懸四履為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犗者鮑肆之徒也據滄溟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牧一

增毛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尚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令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周禮曰校人祭先牧　又曰牧人掌牧六牲以蕃其物　又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班之孟春焚牧　元史董文用傳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歲當增倍而民不擾文用問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

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恱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世榮不能對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筞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所事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列子曰初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

牽一羊舜荷蓧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滕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於先生委國政焉宋滕子矍然曰是何言歟令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㢡其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不願為也乃逃於陰山之陽　唐次山子曰元子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人之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元子友眞

卿過元子曰彼牧兒望次山猶儓隷不敢干其主及苟
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盛德也歟元子報眞卿曰
吾戲牧兒得過幾不免彼行於世有愛憎相忌是非相
反焉得不因苟戲以及者乎吾當以戲為規　明郁離
子曰穆王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
天閑内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内廄
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
為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

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　唐張說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監牧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宋蘇軾策曰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　續文獻通考曰遼初諸牧監北面有西路羣牧使司有倒塔嶺西路羣牧使司有洋河北

馬羣司有漢南馬羣司有漢北滑水馬羣司　又曰金羣牧所掌檢校羣牧畜養蕃息之事　又曰明初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水泉可牧

牧二

增史記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禮記　又曰卜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名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

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後漢書曰承宮年八歲為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豬　晉書曰張華少家貧常以牧羊為事　前燕録曰李景少貧養於叔父常使牧羊見其叔子講讀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時蕭蒲奴幼

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寢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明好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仕終奚部六大王葢龍種也　宋濂王冕傳曰元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又王先生小傳先生名毅字剛叔父機命牧牛挂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

牧三

增飯牛　牧豕淮南子曰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疾為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公孫弘詳前二

稱為天師

知其君子　莊子曰黃帝問途於牧馬童子因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也　山堂肆考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相之

博塞亡羊

聞誦失豕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荷箠而隨　乞字以牧上詳前一

下詳前二

蕃育 調習 上詳前一續文獻通考金殿前都提點掌調習牧養以奉其事

孳產 檢校 續會要宋駕部司凡內外監牧孳產登耗租入多寡皆檢察焉 下詳前一

諸路羣司 滁州水草 上詳前一 下詳前一

牧四

增詩唐儲光羲牧童詞曰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曽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張籍牧

童詞曰遠牧牛遶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壠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𣪍長鞭三四聲牛羣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僧蘊牧童詞曰牧童見人俱不識盡著芒鞋戴蓑笠朝陽未出衆山時露滴蓑衣猶半濕二月三月時平原草初緑三箇五箇騎羸牛前村後村來放牧笛聲纔一舉衆稱齊歌舞看看白日又西斜各自騎牛又歸去 劉駕牧童詞曰牧童見客拜山果懷中

落晝日驅牛歸前谿風雨惡　元周權牧童詞曰我牧不憚遠牧多良苦辛所幸牧已狎馴擾無敗羣平原濕春煙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陂小牛飲芳津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眞取樂田野間世事非所聞歌闌卧牛背仰見天際雲　明高啟牧牛詞曰爾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饑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卧長年牧牛百不憂但恐

將無所施

輸租賣我牛

網罟

原伏羲作　成湯祝易云伏羲作網罟詳田獵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曰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

獸人掌　羅氏作周禮獸人掌罟又云羅氏掌羅烏蜡則作羅襦　設弧張　施繒繳又云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則罿罦以局罝禽獸也戚夫人歌雖有繒繳將安所施

鴻則離　魚不畏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夫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以網無情故也

九罭　周阹詩美周公也注魚網漢以網為周阹注阹遮禽獸圍陣　雁

繳　雀羅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翟公廢職門外可設雀羅　畢翳　罝罘月令三月畋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　玉篇云罝兔罝罘覆車也　良罟　數罟國語罕革斷罟公曰良罟也　孟子數罟不入污池　鷹化設羅　豺祭布網禮鷹化為鳩然後設罻羅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梁澤鷹隼未發矰弋不施于蹊隧　烏亂于上　獸亂于澤莊子弓弩畢弋機變多則鳥亂于上鉤餌網罟矰笱多則魚亂于水也又曰削格羅絡罝罘多則獸亂于澤也　忘蹄忘筌莊子　畢之羅之　增取禽　得魚唐文粹元結補樂調網罟伏其義蓋稱伏義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吉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宋蘇軾賦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

予行歌相荅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于是携酒與魚游于赤壁之下

雲羅布 浪花圓 唐文粹李白大獵賦曰雲羅張天網布元黄庚觀魚詩曰鳴榔舟葉聚撒網浪花圓

求罝 載網 孔帖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借狗求罝所過為害 又曰巢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網罟三十車

網罟歲廣 籠罩無搜 又曰帝遣李又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又上疏至網罟歲廣 明大誥云小人生事將農民取魚罾網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罩籠之類一概搜拏今後敢有仍前奪民取採魚蝦具者許民人拏付有司

衆網何加 虞羅自合 孔帖唐元稹制策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 又杜甫鷹詩虞羅自合虛施巧

人多結網 即謂

臨河唐人判張羅網于門　設罝罘于道韓愈順宗實録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皆為暴横以取財物至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　孔帖唐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罝罘于道

數罟不禁　罾網如雲明郁離子曰今夫滂澤之間數罟不禁罾網如雲

陷阱

原驅納　杜斂禮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書杜乃獲斂乃阱注塞之

在檻　出柙史虎豹在囊檻　論語虎兕出於柙柙檻也

春為　秋塞周禮雍氏掌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秋塞阱杜擭注害稼謂禽獸也擭謂柞㮙也設于阱中秋

塞之為其傷人也 靈鼓敺 明熾慓 又曰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注靈鼓大面鼓也敺使趨阱擭也律云于深山作陷阱者須明立慓熾恐陷人也 猛獸求食 猛獸在于陷阱則摇尾而求食 鷙獸禁暴 擭獸利人 除害犯暴

增射窩 塞阱 孔帖唐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 又曰唐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自投 誘入 孔帖李翰五等論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阱 又曰唐文粹劉秩私錢議令塞其路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 百里

若拘 二州去暴 孔帖唐吳武陵信州人吳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若檻阱常疑死于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 又曰唐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

阱民誤蹈之射發不能止紳至則盡去之虎不為暴

翳薈以草　扼害操機　明劉基曰句章之野人翳其薈以草聞唶唶之聲發之而得雉又曰盜犨以如芒之鈎係八尺之絲鈎牛舌而牽之宵奔而牛隨之行郁離子曰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蔑不從矣

染

原玄黃　朱綠　詩載玄載黃　禮記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注謂三宮世婦所獻繭之絲染之以為君祭服

玄纁　緇白　書厥篚玄纁　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陽　以湛　詩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周禮冬官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注湛漬也丹秫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

三纁　五色　又云三入

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入深以黑則成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三染謂之纁　禮記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掌絲帛

緅黼黻

周禮天官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注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玄纁天地之色以為祭服夏五色謂之夏者其所謂色以夏為式也書曰羽畎夏翟　月令命有司染緅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别貴賤等級之度

紫奪朱　白受采

論語惡紫之奪朱　下禮記

增柳汁　駹茶

孔帖唐李固言未第前行古㮒下聞有彈指聲因問之荅曰吾㮒神九烈君也已用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登第　又曰李守貞與桑維翰有隙賊平行賞悉以駹茶染木給之軍

中大怒

花葉　莖實唐六典織染令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時月皆並其時而修其職焉

水碧　鶯黃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國姓也未幾王師果下江南　宋周美成意難忘詞曰衣染鶯黃

染雲履　浣御衣孔帖唐白樂天飛雲履染以四選香　唐食貨志代宗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

掌錦羅　籍綾帛唐百官志織染署令一人丞二人掌染錦羅紗縠綾紬絁絹疋籍所染綾帛丈尺

署隸唐語林曰陳諫强記染人歲寸為簿合圍陳泛覽悉記之

于監　局改為司續文獻通考金有尚方職染文思裁造文繡等署　又曰元綾織錦染局至元中改為提舉司

使號通經　所名雜造明宋濂曰東廣孫君蕡通經而能文

詞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織染局使云　續文獻通考明織染所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冶

原範金　型土（上鑄金為器　下鑄鐵模）　善鍛　案程（晉書嵇康善鍛向秀為之佐欣然旁若無人宅中柳樹激水圜之夏月居下鍛鍾會往省之不與言鼓鍛不輟　程器大小）

為器　為裘（周禮鑠金以為器　注詳守業）　攻金之工　修火之利（周禮攻金之工六）

金錫之節　黑白之氣（又曰金有六齊注金錫相和之節　又曰凡鑄之狀金與錫黑濁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鳧氏為鍾

㮚氏為量　鍛氏為鎛　桃氏為劒　築氏執下齊（多錫）

為下齊　**冶氏執上齊**　少錫為上齊以上並周禮　**增銅冶**　**鐵爐**　孔帖唐李聽為蔚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十五萬人無犯者　唐柳宗元文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常有鍛鐵者居其人去其爐毀者不知幾年矣　**銀州**　**金俑**　續文獻通考遼太祖於渤海冨州地置銀冶改名曰銀州　孔帖唐文懿公主葬冶金為俑怪寶千計實墓中　**成器**　**易鎔**　又曰唐百官志凡諸冶成器上數于少府監然後供之　又唐陸龜蒙曰武王既伐商有泣者有司責其人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之間再易其鎔範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商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武王聞之于是包干戈勸農事冶家子復

祖之舊

大鹵金 棠谿工 柳宗元晉問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邊州不置 署令一人 唐百官志邊州不置鐵冶器用所需皆官供 又云掌冶署令一人丞二人掌鎔金鐵銀銅及琉璃塗飾玉作銅鐵人采而官收以稅

禁中名鍛

開采聽民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乾道中有以銀鑛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名冶工即禁中鍛之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又詔金銀坑冶聽民間采無得收稅

淘金棲霞

冶銀望雲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登州棲霞縣每戶輸金歲四錢又二十八年置望雲銀冶

陶 陶瓦陶器并入

原虞陶 紀甗 周禮有虞氏上陶注貴質　傳齊賓媚人賂晉師以紀甗甗無底甑也賓媚人國佐也 凝土 合土 周禮凝土以為器　禮記範金合土謂陶器也 必良

不苦 陶器必良　史記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窳濫也 陶人 埴器 冬官考工記陶人為甗甑鬲庾挻埴以為器 弄瓦 鼓缶 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

甕牖 瓦棺 上注禮　又有虞氏瓦棺 為甑 用缶 周禮陶人為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下注易 鼓盆 運甓 莊子喪妻箕踞鼓盆而歌　晉陶侃為廣州每于齋中運甓甓俾力反 建瓴 鑿坏 摶埴之工 陶旊之事 周禮二注摶拍也埴粘土也　又曰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注髻音括墾損傷也薜音百破裂也

暴音剝不堅也四者為其不任用不入于市也

戴盆望天

毀瓦求食司馬遷書

曰戴盆何以望天　下注孟子

盜飲甕間晉畢卓入比舍郎甕間盜飲

毀方瓦

合

鴛鴦甑瓦

瓴甓

增甄官

陶工續文獻通考金甄官掌劉石及

埏埴之事　柳宗元與呂恭書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情竄之俗

埏泥

屑石

孔帖李玨牛僧孺碑埏泥範塼　又曰西域拂菻無陶瓦屑白石塈屋堅潤如玉

變瓦

易

蒲

又曰王仲舒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瓦屋　又曰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

斧甋

板瓦續文獻通考明司禮監修理經廠板瓦六萬斤白城塼三千个斧刃塼三千个

埴在署側

陶于水涯柳宗元零陵亭記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　又湘

妃廟碑陶埴于水涯乃捋乃載

韋丹聚材　宗室教作　唐韓愈韋丹墓志江南民不知為瓦屋觀察使韋丹聚瓦材于場名工教為陶度其費為估人能為屋者受材于官免其半賦　孔帖宗室復轉嶺南節度使教民作陶瓦

甕中退筆　瓶裏著書　唐劉禹錫嘉話錄右軍孫智永住永興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二甕甕皆數萬　宋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倒取之抄取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目作茶神　幸為酒器　宋悅生隨鈔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像置于煬器名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事詞類奇云鄭泉字文淵臨卒調同類曰必葬我于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金碧相鮮　純粹如玉

元吳萊大食瓶詩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茲人最解寶厥土善陶埏素瓶一二尺金碧燦相鮮定州讓巧薄邛邑鬬清堅 明陸深春風堂隨筆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生一所陶色淡皆為世貴

任各有宜 鑄必以土 宋嬾真子錄隴右詩云旊大瓬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瓬注云瓬讀如甫旊讀如放 明劉基曰鑄洪鐘必以土型

藝精埏埴 制合規模 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 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 且無瓦釜之鳴 是猶土型之德 並柳宗元進磁器表

陶二

原記曰夫人繰三盆　增周陶正左傳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　陶復陶穴詩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昆吾作陶尸子　原瓦合之衆

負擔

原任力　息肩說文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傳鄭請息肩于晉注以負擔喻也　負荷　𦦨旅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方言曰𦦨旅荷儋也齊楚陳宋之間曰𦦨燕之外郊越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𦦨自關而西隴冀以往謂之荷凡以驢馬馳載物者謂之負他亦謂之荷

荷蓧　負薪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禮未能負薪又云有負薪之憂　弛負

代擔 傳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弛于負擔君之惠也 先賢行狀曰平原有盜牛者曰無使王烈聞之明年國中有父老負擔重人代擔數十里至家問姓名不語頃之父老失劒于路一人得而守之至暮還見即代擔者以告烈使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使表其廬而異焉

擔爵 負書 擔人之爵 後魏高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小人之事 儋石之儲 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晉劉毅家無儋石之儲一擲百萬

增 輦負 肩擔 唐史王求禮疏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負則人代畜 唐韓愈城南聯句詩刈熟擔肩頳

子通相代 元孔帖李子通居鄉見班白負戴者必代之 晉

彥自勞 書譙秀元彥避難宕渠鄉里宗族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吾氣猶足自起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郎官步擔

王子自負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贑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執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祈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馬成渡河 **董養入蜀** 東觀漢記曰馬成為剡令上征河北成贏衣步擔渡河渚上　晉書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馬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顧謂謝阮季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負樵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　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春風行

舂 碓磨附

原為臼杵 供米物 易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周禮云舂人掌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醴之米凡饗食供其食米掌凡米事 粱賃

漢歌 東觀漢記曰梁鴻于臯伯通家賃舂為事歸其妻具食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史漢文殺淮南王人歌曰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變服 赭衣 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為傭為吳佑賃舂與語大驚遂定交杵舂之間 漢書申公白公衣赭舂于市 不中程

不相杵 漢江都王罪人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 禮鄰有喪舂不相杵又秦百里奚死舂者不相杵

增除芒 落杵 唐杜甫詩曰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 宿舂 婢舂

唐劉禹錫上杜司徒書北距澧浦資宿舂而後行 杜牧杜秋娘詩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粱 雲母

碓 **鄰女舂** 唐李白詩水舂雲母碓又鄰女夜舂寒 **舂雲碓泉** 元周權詩橋斷舂堤多積雨溪深野碓自舂雲又曰野碓舂泉分澗急山鐘送曙出雲遲 **聲似砧悽** **光同玉粲** 唐劉恂嶺表録異曰舂堂者以渾木刳為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粱敲磕艚舷皆有遍拍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瀏湸也 元耶律楚材詩曰舂粳光粲玉

磑磨 **原馬磨** **石磑** 許靜為許劭排擯以馬磨自給 說文磨石磑也 **連機** **作賦** 晉諸公贊曰杜元凱作連機水磑由此洛下穀價豊賤 諸葛恪别傳孫權享蜀使費禕食湯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衛瓘不受** **魏舒使守** 晉衛瓘為太子少傅詔賜田園水碓辭不受意儉約耳 魏舒字陽元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不介意

三十餘區　二十餘區石崇臨刑有簿閲崇財物者有水碓三十餘區　劉頌為京兆太守郡界漢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在塞流水輒為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

洛陽董德之磑　漢水公主之碓　既揺迴蟻之輪　還破鳴鳩之麥並舊判

增磑不妨民　碾弛致水文獻通考宋神宗熙寧中詔創水碓碾碓有妨民田灌溉者以違制論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貞祐中諭中書省議弛諸處碾磑以水灌溉民田

轉快年豐　運遲歲儉梁吳均齊諧記曰吳興故障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二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運遲則歲儉

縣杵以舂　衝風而磨元耶律楚材詩

曰衡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自注云西人作磨風動機局以磨麥又注云西人皆懸杵以舂

騾騮不運　方石難為明劉基集曰騾騮騄駬以之運磨不若蹇驢　又曰方石不可以為磨

旃檀作車　硯材為磑鄴中記曰後趙工人解飛作旃檀車置碓左右轂上每行十里磨麥一石碓米一斛　明李日華蓬櫳夜話歙石工製腐磑皆紫石細稜盖硯材也菽受磨絕膩無滓煮食不用鹽豉也

財利一

增說文曰財人所寶也　廣韻曰貨也賄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書洪範

八政二曰貨　禮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謂不與人爭利不兼人之利）又曰禮也者合乎天時設于地財　周禮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以利得人（注云為政之利）又曰凶年荒政則舍利（注無禁利也）　左傳晏子曰人各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後漢書曰劉毅字伯興上書云郡國禁二業致使畋者不得漁今江濵海潮郡人資漁採且以聞月無闕二業　管子曰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

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户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　潛夫論曰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　陸贄奏議曰趨小利者昧遠圖

續文獻通考宋乾道中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願取見一歲所入之賦其取于民者已過則從而捐免之以寛民力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參知政事梁肅論生財輸用八事　又曰元仁宗初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民給軍旅自

今雖一繒之微不言于朕毋輒輕以與人

財利二

增漢書曰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賔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于是族人悅服　後漢書曰樊重三世共財　孔帖唐蕭嵩家饒于財　又曰武攸緒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　續文獻通考宋高宗時使虞允文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為言朝廷令勸民户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元史史天倪傳天倪永清人曾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于財　又曰姜義姑者字道真以貲雄于鄉　明敖英東

谷贅言曰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常有二叟訪之一叟劇談世利紛華一叟略談尋幽弔古月川評之曰一叟胸襟是黑風暗月一叟胸襟是青山白雲

財利三

原兵蠹　民同兵者財用之蠹孟子文王之囿與民共之謂與民同利也　藩身生孽左傳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又曰蘊利生孽　罕言　多怨子罕言利放于利而行多怨　八政　九兩並詳前一　無禁　自封公無禁利謂與人共也專利自封　厲禁　發身周禮謂山野之林遮禁也禮記仁者以財發身　錮

齊民之利 喻小人小人喻于利 雞豚不察 布帛露積禮記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為兼利也 晉平原王幹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俸布帛皆露積腐爛 民禁二業 仕無販賣上注詳前一 漢張禹上疏欲令諸曹侍中以上毋得販賣犯者請免官及削爵 趨利如水 正德以幅鼂錯云趨利之人如水走下 晏子曰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 凶荒無禁 侵奪不赦上注詳前一 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而不赦 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 積而能散禮

地材 邦禁 衆庶所資 職司是掌 物既阜蕃

國寧乏用　道存利物　政在養民　公不害私　利惟和義　與衆共之　禮不獨有　將思佐賦　曾不卹人　惡其棄于地　不必藏之已^{並禮運}　國有四人業惟區別　職無貳事利不兼并　為邦以禮財則有餘　作法于貪人將安仰　禁彼山林苟以利之為利^{禮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嚴其厲禁豈曰仁而愛人　增饒財趨利^{上詳前二}　無厭^{下詳前一}　不訾^{孔帖曰江安王元祥性庸吝所至營財　又曰外戚獨孤懷恩居財不訾}　裒貨　居賄^{又曰齊澣為西道采訪使裒貨財遺謝貴}

幸又曰裴曲先流北庭無復名檢居賄二年至數萬 築大庫 走絲毫上詳前二

又曰盧坦書走絲毫之利 之望諭輸 梁肅論用上詳前二下詳前一 捐之寬力 足以養民並詳前一 義姑雄貲 里叟談利並詳前二 仁無貪貨 義有通財白居易疏 不足則取有餘則舍 量出以為入 定額以給資 年進月進之名 正制三節之獻俱唐元稹錢貨議 名勝于利則偷競日銷 利勝于名則貪暴滋起唐薛登疏 利為民得則源博而有益于官 利為官專則源狹而有損于民明太祖語

財利四

原聚人詳前　奪人專利奪人　不回不為利回　不盡詳前

不殖書不殖貨利　悖入禮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盈厭　國禁　野

禁　增司出入周禮地官下曰司關司貨賄之出入　比財尸子曰商賈比財

狗財莊子曰貪夫狗財　爭財風俗通曰沛中有富豪家資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爭財兒不得全因呼族人為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劒與男年十五以付之兒後大姊不肯與劒兒乃詣官許之司空何武曰劒所以斷決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溫飽十五年已幸矣議者皆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財計歸司續文獻通考宋建炎中趙開言財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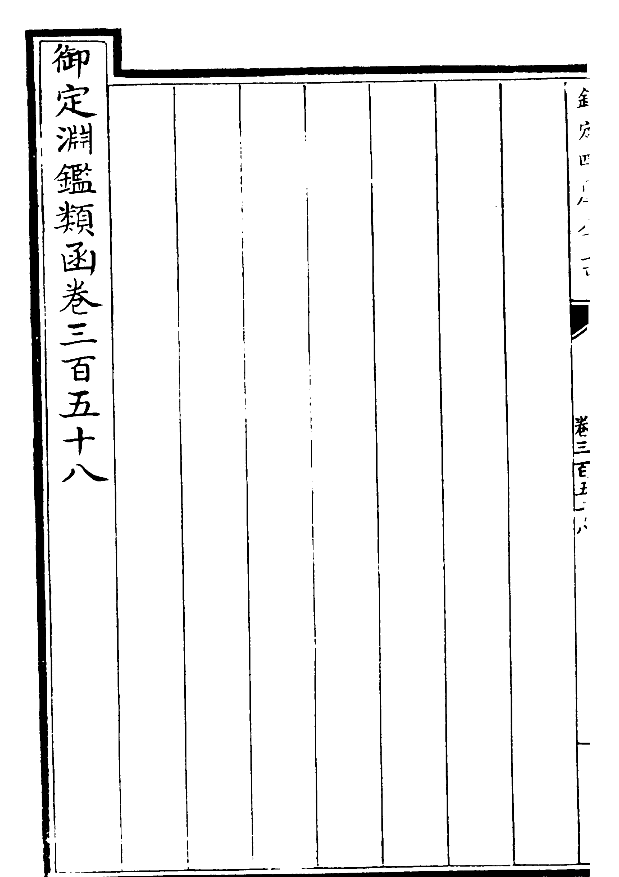
當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曹計

以利與民金梁肅生財舒用八事五曰罷榷酤以利于民

財利五

增策宋蘇軾策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

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八